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出版扶持专项

新时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选集

蒙古族卷·下

中国作家协会编

作家出版社

新时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选集

蒙古族卷·下

中国作家协会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蒙古族卷: 全2册 /
中国作家协会 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063-7207-7

I. ①新… II. ①中… III. ①少数民族文学 - 作品综合
集 - 中国 - 当代 ②蒙古族 - 少数民族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6158 号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蒙古族卷 (全2册)

编 者: 中国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 那 耘 李亚梓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863 千

印 张: 53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207-7

定 价: 65.00 元 (全 2 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深山行

孟驰北

我到阿勒泰来，接待我的人按照我的愿望，安排我到最偏僻的蒙古人聚居的地区去。头一天把车派好，约定翌日清晨七点在机关门口上车。我准时到达指定地点，空荡荡的，车没有来。等车总是令人心焦的事，快到八点，一辆日本三菱越野车才以闪电般的速度驶来，一个急刹车，在我面前停下。跟着跳出一个青年司机，光脚丫子趿拉着一双拖鞋，雀跃到路边，蹲下穿好袜子，才带着很深的歉意说：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没啥。”

他诡诈地眨巴了一下眼睛，说：“我是昨天晚上两点才从乌鲁木齐回来的。都怪我的老婆太漂亮了。”

司机名叫达木仁，外形一点不像蒙古族，深目、高鼻、眼仁黄绿，发根也有点淡黄。一问原来在若干年前，有一支柯尔克孜族人皈依了蒙古喇嘛教，和蒙古族通婚，久而久之，成了蒙古族。不过，形体上仍然保留着祖先的特征。车上带了一台夏普双卡录音机和一大包磁带，我有点诧异：

“带这些干啥？”

“都是亲戚朋友们托我买的，带上这，就有羊羔肉吃。手抓羊羔肉，太香了，你吃过吗？”他撮口一嘬，把泛上来的馋涎都吸下去。

“多少年没吃喽！”



“那你把肚子准备好。”

头一天我就听说，达木仁是这儿的飞车手，坐他的车，快得令人心惊，果不虚传，车子一出人烟稠密的城区，便挂上三挡奔驰了。路是柏油路，路面坑坑洼洼，保养得不太好，靠车速的冲力，倒也不感到颠簸。村舍、田野急速地被抛在后面。顺着笔直的路，车子进了辽阔的草原。这儿紧偎阿尔泰山麓，受北冰洋、大西洋湿润气流的影响，降水量比较丰富。水草水草，有水就有草。草长得萋萋芊芊，在遥远的地平线和斜垂的瓦蓝的天幕紧紧吻接。公路两侧的近处，偶尔还露出一片褐色的土地，越远，草似乎越密，也绿得越厚实，透过车窗望去，天地之间，绿得满满当当的。因为植被覆盖率高，尘埃少，空气清澈明净，那绿色也更醒目。人间的烦恼、惶惑、喧嚣，都被这绿色净化了。进入这个世界，人的心绪仿佛升华到一个平静、淡泊、高雅的境地，享受到一种难言的甜美。我降生在人间，第一次睁眼看世界，感受到的就是这种绿色。数十年阔别，对本民族的生活已很陌生，只留下几片残缺的回忆。我选择去最偏僻的牧区，并非采访的需要，实在是想在这种地方能看到完整保留下来的蒙古族风情、习俗，想听听委婉苍凉的马头琴和婉转缠绵的牧歌，接受一次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洗礼。

车厢里突然逸出音乐，是美国歌曲《巴比伦河》。达木仁真是急性子，挂了三挡还不够，一个劲地踩油门，指示盘上的红针不住摆动，已经指到八十了。伴着轻快的旋律，车速和乐曲的节奏完全合拍，我感到不是在坐车，飘飘然，有点凌空御风的感觉。达木仁完全陶醉在美妙的乐曲里面，头、双肩、胳膊、身躯都随着节拍晃动着。他太专注了，《巴比伦河》完了，紧接着是《噢，卡罗》，他还是那么专注！

车子已经驶出草原，进入砾石戈壁。达木仁的身子还在摆动，握方向盘的两只膀子也在摆。车速依然没有减，小土丘唰唰唰地从车窗前飞过，车身都呼呼生风了。走着走着，我突然感到车子剧烈摇摆，跟着，我的前胸、后背都猛地一撞，车子滑到路边的沟里了。阿弥陀佛！要是在前面高坡上滑下来，说不定我们两个早粉身碎骨了。

达木仁首先从车内跳出，打开车门把我扶下，他向我眨巴几下眼睛，嘴角一翘，做了个鬼脸，算是对我表示歉意。我环顾四周，一边是绵延起伏的荒山，一边是辽阔的戈壁，别说帐篷，连牛羊的影子都不见。很显然，靠我和他是无法把车推到路上的。我有点着急了，但达木仁很沉着，不慌不忙，



从挎包里取出夹着烤肉的油馕，又从车上提下一个盛着奶茶的大水壶，给我满满斟了一缸子。他说：

“这是我老婆给我做的，你尝尝，特香！”

“车怎么办？”我有点着急。

“先吃，先吃，车再说。”

吃饱，喝足，他说：“我到那边土包子上睡睡，说不定还能梦见我老婆哩。”他转身向土包那边走去，边走边扭头向我说：“有人来，你喊我。”

说罢，他又眨巴眨巴眼睛，嘴一翘，做了个鬼脸。我不明白这个表情的含义。

他在土包子上睡下了，片刻工夫，鼾声如雷。先是头枕在手上，侧身睡，后来面朝天，双臂平伸，完全像个烂醉如泥的汉子。他把车子开到了沟里，还能这样无忧无虑地熟睡，我心里嘀咕起来。戈壁上静得连个飞鸟都没有，啥时候才能等到一个人？我双眼紧盯着蜿蜒没入天际的路，深深地发愁了。足足两个时辰以后，远方出现了几个活动的黑点，黑点渐渐扩大，显出轮廓了，是骑马的人。我心里一喜，回头见达木仁还原样睡着，压根儿就没动弹。我喊醒他。他一看，来的是三个蒙古族，啥话不说，又把车厢里的录音机提到土丘顶上，开关一拧，又是《巴比伦河》。他把音量放得大大的，对来人看都不看，扑通躺下，双手垫在后脑勺下，闭目睡了。我有点纳闷，他闷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沉不住气了：

“司机同志，请他们过来把车推推吧？”“不用急，他们自己会来的。”

我紧盯着挽辔缓行的三个蒙古族青年，我真担心，他们一挥鞭，疾驰而去。距离只有三十米了，那三个人突然勒住马缰，转动头，前瞻后顾。大概他们听见音乐啦，正在循声搜索。他们看见录音机了，一个个滚鞍下马，牵着缰绳一步步走到土丘边，把马的前脚绊住，登上土丘，围着录音机盘腿坐下，凝神谛听《巴比伦河》。我看达木仁是有意装睡，我连唤三声，他才懒洋洋坐起，向那三个人莞尔一笑，便走过去从车厢座位下面掏出一瓶酒。他手握瓶颈，倒过来向空中一举，像摇拨浪鼓似的在三个人面前一晃，是伊犁大曲。那三个人立即发了酒瘾，脸上显出不自然的笑。达木仁双手抱住酒瓶，用牙一咬，瓶盖掉了，满满斟了一大缸，递过去，看着那三人轮流喝，录音机里又唱起了《噢，卡罗》的歌子。酒瓶空了，达木仁做了个手势，那三人心领神会，顿时动作起来。他们都是虎背熊腰的汉子，力大如牛，推的推，



揉的揉，没费多大劲，车子回到了公路上。达木仁用右手在上唇做了个揪胡子的动作，连着眨巴了几下眼睛，嘴角一翘，做了个鬼脸，算是告别。随即跳上车，嘟一声，车跑了。我问：

“你怎么不谢谢他们呢？”

“他们听了我的歌，喝了我的酒，我没向他们要一分钱，他们真该谢谢我哩！”

车进了山，速度骤减，路非常狭窄，又很崎岖。车一会儿在山沟里起伏，一会儿在盘山道上萦回，有些九十度的急转弯真吓人！对直看去，前面已是绝路，仿佛车子再开过去几尺，就会滑进深壑。有的地段，一侧是悬崖绝壁，一侧是深谷纵壑。大山一重又一重，一重高似一重，登上这一重，看前面一重，白云在山腰间缭绕，白雪在山顶闪光，看看都叫人头晕目眩。达木仁关掉收录机，双手紧握方向盘，全神贯注在前面的险路上。登上最后一个大阪时，他才松了一口气，把车停在路侧，卷了支又粗又长的莫合烟，身子斜靠在车头上，若有所思地望着远天出神。大阪空气稀薄，呼吸有点吃力，六月天路两侧还有冰雪，一阵阵的风，吹得人周身森寒，达木仁那样健壮的身子，也缩得紧紧的，没有方才那样洒脱。我说：

“这路真险！”

“这会子，我老婆准在家里替我念经哩！”

“经常来吗？”

“是我的家乡，有事就来。哎，你到这深山里来干啥？”

“我想看看我们民族怎样生活。”

“那好，今天就住在我老丈人家。我丈人叫巴生，是个江格尔其（其即歌手之意），会唱会弹，上个月自治区民委和文联还给他录了音。住在他家，包你喝上奶酒、马奶子，吃上羊羔肉。”

黄昏时分，来到一个巨大的峡谷，四周像翡翠雕成，山坡上有茂密的灌木丛，山顶满是挺拔的青松。谷底被山洪冲刷出一片铺满乱石的大河滩，河滩里长着树冠巨大的苍榆，清澈的水在河滩里喷着浪花哗哗叫着。这儿那儿都是白色毡房。已是晚间举炊的时刻，提水的、劈柴的、挤奶的……到处人影散乱，呈现出一片繁忙景象。

我们走进巴生的毡房，巴生是位干瘦的老人，双目炯炯有神。达木仁向他岳父介绍说我是新闻记者，慕名而来，听他唱江格尔的。老人顿时高兴得



脸上飞起红霞，仿佛有无上光荣降临他家，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了一串我不能完全理解的话。他儿子抱着新买的夏普收录机，拧开关，按键，忙得不亦乐乎。他父亲连声催他去宰羊，他的身子没有挪动一下。跟着，帐篷里拥进十来个男女青年，向达木仁讨带来的磁带。一阵喧哗，简直像要把帐篷掀翻似的，一个姑娘问：

“新的还是老的？”

“我哪次给你们带过老掉牙的货，听去吧！有美国的《单程列车》、《幸福之歌》，还有苏联的、印度的。”达木仁说。

三下五除二，达木仁把带来的一包磁带都分了。又是老习惯，向几个姑娘眨眨巴眨眼睛，嘴角连翘几下，又是一个鬼脸，他说：

“今天我带来了一位客人，去，把你们家里最好吃的都拿来，在这儿聚餐！”

蒙古人诚实、慷慨、好客，不一会儿，一群青年男女嘻嘻哈哈，鱼贯走来，端的、提的、拎的、捧的……夏季是牧民的黄金季节，食品最丰富，奶酪、饮料、奶酒、抓肉、烤肉、糕点摆了一地。达木仁从车上取下几瓶伊犁大曲，他代主人致过祝酒词后，大家动手用餐。酒过三巡，主人请来三位妇女唱祝酒歌，歌声像一股清流从高山瀑泻下来，势不可遏。又听见这种悠扬、高昂的歌声了，顿时唤起了我对童年生活的相思。我仔细注意她们唱歌的神情，一个个仰颈吭喉，落落大方，透露出一种男子汉慷慨倜傥的风度。也许这就是古代的遗风。因为当年成吉思汗金戈铁马，就是翻越阿尔泰山长驱直入中亚的。我心中油然产生一股奋发激扬的豪情。我一打量，唱歌的全是四十多岁的妇女，年轻姑娘没有一个，我悄悄问达木仁，他眼睛眨巴几下，指着放在大箱子上的录音机说：“眼下，她们喜欢的是那个。”我看看周围青年人的表情，反应似乎并不那么强烈，并没有像我心中产生的这种体验。后来，我请求主人演唱江格尔，他已急不可待。我话音未落，他就拿过套苏（一种类似哈萨克族冬不拉的乐器）弹拨起来。他毕竟年纪大了，运气不足，加上齿豁舌木，音色不那么圆润，咬字也不准，但老人很认真，唱得非常传神，活脱脱地塑造出江格尔的英雄形象。我的思绪随着他的歌声、琴声翱翔了。过了好些时候，我发现身边的青年相继溜了出去，达木仁也走了，没多久，只剩下了寥寥几个听众。再看那箱子上的录音机，也失踪了。我为主人感到难过，主人已唱到忘我的境地，双目盯着天窗外的夜空，完全没有介意眼下



还有多少人听他唱歌，他使劲地摆动膀子，仿佛不是用手拨动琴弦，而是握着长矛大刀随着江格尔出击，脸孔涨得红红的，额头上沁出豆大的汗珠，老人已经大动感情，浑身在抽搐。我怕伤了老人身体，端起一杯奶酒说：

“请喝了这杯酒再唱吧！”

似乎老人的魂魄已离开体壳，我说了好几遍，他的手才停止弹拨，接过酒杯一饮而尽。我连声赞美他的歌唱，想把眼前这寂寞场景掩盖住。老人倒并不介意，有那么一点黯然神伤的气色，但很轻微，很快就消失，似乎今天有我这么一位倾心的听众，已经感到满足。

我从毡房出来，一钩新月挂在山巅，迷离的月华把山谷中的夜色冲淡了，山峰、毡房、树木都显出模糊的轮廓。紧靠山涧，燃着一堆篝火，数十个青年围成一个大圆圈，场地上放着五六部录音机，齐奏着《巴比伦河》。达木仁使劲扭动肩膀、腰身，癫癫狂狂，已经跳得如醉如痴。围坐的男女也摇头晃脑，摆动上身，狂热地击掌，为达木仁的舞步狠打节拍。达木仁跳的是迪斯科，又加了点蒙古舞的动作，那么粗犷、剽悍，更完善地体现了蒙古民族的性格。篝火的火舌跃动着，把每个人的脸都染得红通通的。审视他们的表情，都那么自信，再也看不见我童年时在人们眼神中惯见的那种痴傻、呆板、困惑的神情。他们的思绪已经随着音乐飞到了遥远的地方。

夜深了，但歌声、笑声仍然充满山谷。

突然传来一串琴声，我回过头去，巴生的那座毡房孤零零地坐落在河滩边上，琴声就从那儿传出。是老人又在弹套苏了，琴声铮铮，苍凉凄恻，寄寓着老人的孤寂和感伤。达木仁一声高叫：“起来，跳吧！”青年人笑着、唱着跳起来了，随之，山谷鼎沸起来，琴声更变得暗哑了。

我沿山涧走着想着：我接受了一次怎样的洗礼？

原文发表于《民族文学》，1985年第10期

作者简介：孟驰北（1926—2013），内蒙古额济纳旗人。



我那遥远的哈吉尔草原在呼唤

僧 格

夏日，陶醉在热烈的旋律中

台吉乃尔河，从层层叠叠的昆仑山脉开道而来，缓缓流过哈吉尔草原，尽情地弹拨着一片片深蓝色的芦苇轻微微的呼声和女人们的一串串荡溢无羁的热恋。

哦，炎热的夏日又来了。

然而，对于那些在清凉的河边，用太阳那满天闪耀的羽毛来洗澡的女人们来说，这日渐强烈的火热中有一种绝妙的温情，并使她们在没有节奏的忙碌中享受无法回避的欢乐。

多么恬静的草原，多么繁忙的劳动。

西北高原的中午那火辣辣的太阳在她们浅棕色的皮肤上感受的光和热，不会比那天鹅游戏的湖面上所感受到的要少。

瞧，滚起的牛奶。飘起的酥油。流动的羊群。重叠的家务。

然而，她们不会揪住懒散地躺在宁静的草地或者端着银碗坐在古代图案的地毯上的男人的胡子，像将要轰鸣而至的雷雨一样，冲刷他们昨日的汗味的。

当湖面上吹来的微风，抚摸她们从无涂脂抹粉的脸庞时，通红的微笑，犹如沼泽草原的这一端到那一端嫣然开放的野樱，横亘在热烈旋律中的男人



的长空。

哈吉尔草原的女人，多么像这放肆而多情的夏日炎热。

当沼泽草原的波涛平息的时候，当奔腾的马蹄沉静的时候，她们穿着五彩的长袍，发疯似的跳起古老而笨拙的舞蹈。这欢乐和忧伤的旋律中，对共同命运的信念和美好未来的憧憬，使她们毫无怜惜地挥洒着旺盛的精力，像跳动的火焰一样翩翩起舞。

用金色的爱情源泉的乳汁哺育女人的美丽的太阳，以火烫的嘴唇吻去她们那炽热而复杂的感情的狂欲和汗水淋漓的额头。

于是，她们如同悠悠流动的云彩，手挽着手，将把男人的渴望和追求团团围住，直使他们在阳光下，支起一座座蒙古包。

而今，炎热的夏日又来了。我在遥远的夜间仿佛听到她们的跳动的心，犹如喝醉了的台吉乃尔河一样，远远地，远远地向她们伸手……

我的心哟，好似她们端来的新酿的马奶酒，又酸又苦。

夕阳，有几缕淡淡的愁云

夕阳，把最后一丝余晖，洒在茫茫的沼泽草原的上空。

那红绸般流动的几缕袅袅炊烟，犹如陶醉的马头琴歌，为这沉雄的原始景观，增添了几分忧愁。

波涛般翻滚的芦苇丛里大摇大摆出来的牛群和为银光闪烁的台吉乃尔河搭上一座宏桥的马群，这才感到永久的安慰。

女人背向男人，默默地收拾铝锅、面袋和冬天的服装。她一声轻叹：这一走，不是几道薄薄的夜的幕布，而隔着一个寒冷而漫长的冬天。没有男人的草原，没有男人的帐房多么荒凉啊！

女人终于转过来，看了看男人那坦荡的胸脯，莫名的忧愁渐渐淡薄了。是依恋呢？还是怨恨？她是爱他的。只恨鸿雁远飞的翅膀，恨那些弯弯曲曲、插入云山的祖先留下的黄路；憎恨一年四季赋予男人以高尚负担的马的四蹄。

于是，她端来一碗新酿的马奶酒。手没有颤抖，她没有掉眼泪，只是用那乌黑的睫毛，轻轻地覆盖了难以吐露的爱的渴望……

枣红马金铃般的嘶鸣，剪破了草原黄昏的离别的沉默。

男人要走了。同伴们也没有叹息。



裸露着赤褐色胸膛的男人，用火热的嘴唇亲了，亲了那吮吸手指的婴儿。这一吻，在暮色中带走了女人的一切痛苦和渴望……

秋天，那些黄金色的女人们

很早以前……秋天……

在我的童年，在我陶醉于神话的年代，马头琴那夜色般柔和的韵味，挽着我无边的渴望，来到了秋天的无限辽阔和周身金黄之中。

那是耄耋之年。

男人的妻子和姑娘们，用金子般闪烁的胳膊温暖着散发野樱、酥油的幽香的哈吉尔草原和那些终年在马背上挽弓射雕的棕褐色的男子们坚厚的肌体。

她们都是一些姿态骄矜、风度翩翩的太阳女儿们。当她们劳动时，最优美的歌献给了秋天；当她们清闲时，喋喋不休地赞美秋天。

于是，秋天丰腴而神秘了。

秋天，把一片片翻滚的芦苇、一泓泓激荡的湖水以及那些袒胸露乳的女人那炽热的渴望交织成一首金黄金黄的交响乐，在那感情流动的哈吉尔草原的广阔中激励每颗跳动的心，融化每一声热烈的呼唤，诱惑美丽又颤动的睫毛，好似一条奔腾的大江，以粗犷、健康、豪放、热情的旋律孕育了台吉乃尔河两岸的女人的金黄。

那时，女人们说自己是太阳的女儿（是的，她们是太阳底下最勤劳、最幸福、最美丽的人们）。

当初升的太阳，用五光十色的羽毛轻轻抚摸小草露珠时，她们在安详的牲畜中发出瀑布般白色的歌，一缕缕红霞般的炊烟，从这一帐房到那一帐房系上一根流动的飘带。

她们每天在忙碌中流汗，每天在笑声中忙碌。

说她们的孩子，是捡牛粪时拾到的。

说她们的男人，是脱了缰绳的烈马。

当太阳盖着那深蓝蓝的被子入睡时，她们每一个人点燃一堆篝火，温暖着草原的呼吸，温暖着轻声的摇篮曲。

然而，匆匆离去的秋雨，有时把她们携至朦胧的河边，使她们想起遥远的曾经：那道路的崎岖、泥泞以及风雪夜；那生活的苦涩、艰辛以及分娩的



贫血与苍白……

女人和她们的姑娘们，在黄金色的哈吉尔草原，用勤劳而丰满的双手擎起洁白的蒙古包，从一个秋天到另一个秋天之间，用悠悠流动的羊群和奔腾的棕黑色的马群搭上了永不陷入遗忘的泥潭的宏桥。

耄耋之年，我骑着黑色的马，来到秋天的无限辽阔和周身金黄之中。

那时，我的皮肤富有赤金之光。

那黄金色的女人们主宰、造福的富饶的秋天，用清凉的台吉乃尔河乳汁哺育了我抒情的胸怀，我和我的诗在没有皱纹的哈吉尔草原姑娘们的眼睛深处永生。

那充满幸福和欢乐的哈吉尔草原的秋天，为那黄金色的女人而存在。

我将永远不会看到她们的衰老！

原文发表于《飞天》，1986年2月号

作者简介： 僧格（1957— ），青海省格尔木人。



太阳的故乡

博·照日格图/著
伍·甘珠儿扎布/译

小时候，我们对什么都感到好奇，感到莫名其妙。

太阳从云蒸霞蔚的东南天际冉冉升起，不一会儿便定在了村南面的土丘上。是谁抛出了这一轮红彤彤的火球？它又凭什么在无边无际中那样安然自若？那秘密定是藏在太阳升起的地方。

终于有一天，我们像是憋足了劲，要跑到太阳的家乡玩玩。

我们像一群吃饱了奶的牛犊，撒野似的一口气跑上土丘时，太阳却躲到了远远的沙岭那一头，红扑扑、胖乎乎的脸笑咪咪的，那样子倒有点像和我们捉迷藏。我们的狠劲儿给撩拨起来了，于是又追到了沙岭上。然而太阳又躲到了另一座沙岭上，一闪一闪朝我们挤眉弄眼。

我们大汗淋漓，喘着粗气，躺在阳光里，谁也懒得说话，仰望着这个解不开的大谜团。

过了那么一会儿，我们这帮里的“孩子王”，外号叫“光头将军”的小子，对谁不服气似的翻身坐起来问道：

“你们有没有胆量？”

“有胆量又怎样？”

“有胆量我们继续追！”

“追，追！”我们给激活了，纷纷跳将起来，捋胳膊晃膀子活像摔跤



能手。

太阳还是不近不远、不紧不慢地挪动，那金红色的光圈像调皮的马驹儿抖搂它的鬃毛。

乌力吉木沦河绕过丘陵，淌过旷野，默默地奔流着。哦，看看，太阳在那儿，在河水里漂游，河面上溢出赤、橙、黄、绿涟漪，如柔动的彩虹。我们被这奇异的景色迷住了，正想跑过去，太阳却抖着身子轻爽地走出水面爬上了河边的一棵翠柳枝上。翠柳青靛靛的树冠顷刻间筛射出千丝万缕的阳光，醒来的小鸟们飞来飞去地和太阳玩儿呢。

我们的兴致又给挑逗起来了，小鸟般欢叫着奔向了太阳。

“赶到那里，把手搁在上边看看，不知有多热？”

“准比爷爷的火盆子热！”

“太阳的故乡净是金子。金房屋，金车马，金院落，金箱柜……”

我们这一帮里，没有一个是背过书包的。只有“光头将军”和我秋后才有希望上学。不过，放牛犊我们可是行家里手，把牛犊赶到嫩草地，我们便没天没地地争论起来。刚才一个说太阳的故乡奶皮子、奶豆腐准是最多最多时，“光头将军”却自以为是地喊开了：“不对！太阳的故乡净是奶油，奶油最多！”听着他们的吵闹，我想起了阿爸讲的故事。

……噢，太阳啊，也是个小孩子。他头戴金盔，骑着配有金泡钉、银镫子的枣红马，在碧绿的原野上往返奔驰，所以天底下才这样亮堂堂。太阳的学校金碧辉煌，书包是金子的，笔是金子的，连写的字都是金子……每天早晨，妈妈从红绸被窝里叫醒他，让他去上学。送走了太阳，太阳妈妈就赶着雪白的羊群到那一边水草丰美的草场放牧……

听着阿爸讲的故事，我心里生出许多遐想，这虚幻缥缈、金碧生辉的太阳的故乡不知有多美！

当我们又追到一座丘陵顶上时，太阳依然在伸手可及的地方缓缓地、一点一点地往上升腾着，并用他那摸不着的金针直刺我们的眼睛，好像在说：有人说谎，你们受骗了！

我们无望地回头瞧了瞧，村子的轮廓依稀难辨，只是绿茵茵的一片。这时候谁也不愿吱声了，四野静悄悄的，只有那蝥蝥怕是被太阳晒昏了头，在草丛中无精打采地说着些什么。

越过向阳的丘陵小径，走来一位银须飘飘的老翁。他手中舞动着蝇拂，